

文摘小说精品

读者俱乐部◎主编

学生阅读经典

图书馆珍藏版本

童年卷

感悟

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人

生

智

慧

情

感

生

文摘小说精品

童年卷

读者俱乐部/主编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卷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6. 4

(文摘小说精品)

ISBN 7-5601-2529-8

I. 童... II. 读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596 号

文摘小说精品·童年卷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 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529-8

定价: 640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32.0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牧童的过失	彭家煌 (1)
手 指	穆时英 (14)
童年的悲哀	鲁 彦 (19)
安 舍	鲁 彦 (47)
菱	叶 紫 (62)
他和他的家	胡也频 (82)
登 高	胡也频 (95)
锅漏之死	石幸博 (108)
棋 子	姜照辉 (116)
窗外,杨花飘落	陈先丁 (128)
项 链	莫泊桑 (164)
一千元	欧·亨利 (177)
孩子们	契诃夫 (183)
好孩子的故事	马克·吐温 (186)
坏孩子的故事	马克·吐温 (192)
米龙老爹	莫泊桑 (197)
说谎者	中井周一 (207)



文摘小说精品·童年卷

- 回 报 格·叶·雷克林 (209)
- 才华横溢的狮子 莱·H·派克 (215)



牧童的过失

—— 彭家煌

是暑天，每天下午一放学回家，荷牙子就给他阿爹逼着去看牛。讲起来孩子们总以为看牛比上学好十倍，其实也正是他们不知道看牛的苦处。你想，他还只十岁年纪，当然赶不上阿爹那末老练，要看蛮大一条角叉叉的牛，不骗人，牛子虽然不曾对他暴虐过，但他假若不借那枝大马鞭的光，他也许怕它比怕阿爹还厉害，况且又是一个人，要到远处的山边水边去，天煞黑才回来，而他那小脑子里又有的是山神水鬼的故事，所以他不免常常起着非分之想——他少不了一个伴。

和往常一样，一天，他把牛子从栏里牵出来，只想在屋前的塘坳边延捱着把时间度过，和往常一样，他看见他二嫂在塘边洗衣，看见在塘边树荫下织草鞋的隔壁的细毛，也看见在大门口待着的细毛的堂妹成妹子，这些，他全不在意，只顾慢慢的牵着牛子沿着塘坳走，不过有时他也看看他们的。细毛呢，一双眼睛专门瞧着他二嫂也能织草鞋，这种本事他当然很佩服，至于他二嫂呢，老是那件衣在水里摆来摆去，洗了半天还是那件衣，那他就有点瞧不起她



了，往常他二哥在家时，他从没见过她把一件衣服洗得这样仔细的，而且他们的谈话也真使他听不懂。

“怎样，我来的啦！”细毛皱眉谄笑着说。

他二嫂总是低着头不响。

“怎样，答应了吧，我来的啦！”

“你来你的，关我什么事！”他二嫂红着脸带笑着说，她好象呕细毛不过。

荷牙子这样想：这算什么呢？来不来有什么希奇的，这样的装鬼脸！细毛如果对我说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啊！但他不对我这样说，真奇怪！……还有成妹子也使荷牙子心里很奇怪，她在大门口呆呆的发傻，她不曾对他的看牛表过同情的，这时她瞧见他，忽然跳蚤似的跑拢来捱着他，手里捏着个芝麻饼，在唇边舐一舐又拿开，生怕一口吃完就一辈子吃不到第二回似的，眼睛笑咪咪的瞧着他，偏着头，摇摆着身子说：

“我同你看牛去好不好？”

“你肯同我看牛去，这才奇怪啊！——你妈不骂吗？”

“不骂的。我二叔，不是我爹昨天朝南岳去了，今天我二叔就来了，他同我妈坐在床上讲私房话，我妈不许我听，就给我一个芝麻饼哪，……”这女孩把那饼来回翻转来看，接着说：“她叫我到外头去玩，我一出房门 she 就把门锁了，是她自家叫我出来玩的呢！”

“呵，这就最好没有，那末，我们就到毛家坝去，毛家



坝水只这么深！”荷牙子欢喜的做了个手势，“那里的鱼才多呢，昨天我同上屋宝牙子到那里捉了好几个，柳条儿穿着提回的，这么长一串！”荷牙子又做了个手势，虽则他极盼望她同去，但他可不是对她瞎吹牛。

成妹子就牵了他的手笑着跳。

“我也要同去，我也要同去，唔——”他弟弟听见要到毛家坝捉鱼，马上丢了手里那石子，从屋里奔出来，抱着他哀求。

“要去就去喽，你只不要吵就是。”

“好，我不吵！”

荷牙子总算走点运气，原先他只想找个把人同去就行，于今有了两个，而且都是自己找上门的，于是他们什么都不管，急忙的出发。

七月的太阳虽然到了下午四点钟，还是火一样烧着，而且路上的沙子也象炒得热烘烘的栗子；不过他们虽则全是科头赤脚，也并不在乎，因为他们在路上一点不停留，牛子要馋嘴，他们总不许，以为毛家坝有好草，有好水，尤其有好鱼，到了那里，不就彼此两便了吗？牛子也像知道他们的好主意，并不怎样的执拗。

一到毛家坝，荷牙子首先把牛绳随便的系在草地的一株小树上，其次就是他自己，匆匆忙忙把身上的褂子剥掉，把裤刮下来，丢在沙上，几乎要把它扯得稀烂，再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排了个阵势，嘴巴把气封足，开始狂奔着，奔



到坝边，纵步跳进水，扑通一声，水沫腾上三四尺高，人沉在水底，他还故意攀住水底的泥泞硬要两三分钟久才浮起，他仿佛要那样才对，要那样才算过瘾，因为水里也实在比岸上凉快得多啦！并且不使得成妹子见了，对他弟弟这样叫喊道：“哎呀，你看他哟！”那有什么趣味呢？她既是头一次同他来看牛，他应该做点花样使她看得第二回还想来才是。

再次是荷牙子象耍太极拳一样，把坝底的泥沙闹得翻起来，水浑了，鱼儿躲藏了，看不见人，他才动手捉，一面叫成妹子和他弟弟在沙上掏洞，掏得见水，然后将他丢在沙上的鲫鱼，寸把长一个的养在洞里，成妹子才八岁，他弟弟才六岁半，他们干这种事业也颇能胜任。

摸一阵鱼，玩一阵水，玩累了，荷牙子就躺在水边把沙子将自己藏埋起来，他弟弟和成妹子也帮着经营这丧事。在平常，他一个人牵牛到那里时，他未尝不想真正葬在那沙里的，可是这时候啊，他全不那样想，他只静静的闭着眼躺着，让他们去葬，等沙子堆满了，他一翻身跳出这坟墓，而且滚到水里大活而特活了，不但如此，他活得更起劲，在水里他还来点俯游仰游等的花巧，有时全身潜在水底还能爬行三四尺远，多自由！多有趣！

“我也下来，”成妹子看起了兴头这样说。

“你下来喽，水里多末凉快啊！”

“好，我把褂子脱了！”她把褂子脱了走到水边，说：



“真好玩哟，水里，我把沙子替你塞了水口；省得鱼儿逃出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只要塞得住，有什么不好！——成妹子如果鲫鱼捉得多，我们一人一半！”

成妹子捲着裤口蹲在水面用沙子塞水口，荷牙子的弟弟也相帮她，水口塞好了，她就在水边捉虾子，只须捉到一个死虾子，她就自以为能干，很起劲的捉下去，她忘记她的裤子那时并不曾开口，以为还象先前一样，只一蹲下去就能把肉屁股露在外头的，她尽蹲在水面妄想再捉个活虾子，好一个波浪来，并不算怎样大的浪，就把她的裤裆荡湿了，加之荷牙子玩水时所打出的水沫落在她身上，就够把她的裤潮湿得有个八开的，何况她还不留心！荷牙子曾看过成妹子撒尿，他以为她和他们男孩子的不同，就只少了那点点，那有什么稀奇的，于是他提醒她：

“成妹子，你索性把裤子脱掉吧！”

“我也脱掉裤子啊！……唔，我不，我怕蚂蟥，蚂蟥钉在脚上要出血的。”

“那末，你的裤子不是全会弄湿去吗？”

“我不怕，只要一会儿不下水就会干的啊！”

荷牙子也就不再去管她，随她怎么去弄，她后来把屁股全浸在水里，但也摸不着活虾，连死的也没有，她就在水边玩，后来她竟试着往深处走，水没到脚膝，她就不敢再往前。他告她顶深的地方也不过齐胸腹，也没有蚂蟥，



又教她怎样玩，他能仰着在水面玩，只两脚动一动就不沉，又故意两手伸出水，或抱着身子，或捏着小鸡鸡现本事，但成妹子却不敢照样做。

她两手撑在沙上，弯着腰，两脚轮流打着水，象山羊走路，渐渐的她胆大了，公然把身子浸在水里只剩出个头，打得水点跳上来几尺高，象成妹子这种游泳法，荷牙子的弟弟也会的，也伏在水边凑热闹。小坝里有了三个这样的人物，真是天都闹得转，水珠象雨点一般不绝的洒在头上背上，真清凉！

孩子们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尽管自己乐不顾大人忧的，好，久之，事情发生了，蓦地，坝边上巍然的耸出个成妹子的妈和荷牙子的二嫂。

“哎呀，你们三个畜生在这里啊！——成妹子，你这杀千刀的，不要脸的婊子，你也学男孩子样玩水啊！——我什么地方没找到，你这死鬼，还不给我死上来，我揪你的皮。”

晓得他们是几时到坝上的喽，成妹子的妈骂了一阵他们才知道。荷牙子吓了一大跳，即刻走上岸穿衣服。其余两个也跟着走上岸，颤抖的提着衣，身上湿淋淋的。一看太阳，太阳在山那边，只向他们露出半个脸。一看牛子，牛子不知怎的不见了。

“荷牙子你这死鬼，你把我成妹子骗到这里玩水啊，你这不爱脸的东西！没教训的野种！”



“是她自己要同我来的，我又没有拖她来。”

“你没有拖她，难道你就听她玩水啊！这才出了你祖宗三代的奇啊！我没看见过这种刁家伙！”

“她自己要玩水，怪得我啊？”

“何得了，你看这畜生，”成妹子的妈直急得在坝上蹬脚；“荷牙子你要强，我定规回去告。”

“你回去告好咧！我不怕，不是我拖她来的！”

“你不要同他讲，他一向是这样顽皮的！”荷牙子的二嫂也在旁帮嘴。

“定规告，哼哼，你妈早就在门口拿着棍等着啦，——我才看见这种狗婆养的孩子，这样大，有脸带女孩子玩水！——走啊，成畜生，你还望着人家作什么？你死了自己的脸，也把我的脸丢尽了！你，你还不赶快给我罩起那件皮！”

那婆娘的脸好象真为这事气得发黑似的，她那肥胖的胚子软洋洋的堆在坝边上，连步子都走不开，好象要倒下的样子。这样没有精神而她的巴掌却力气足，一阵一阵在成妹子的脸上背上挥，打得她简直来不及接连着哭，她叫一声隔半天又叫一声。

“你还跟那个死鬼玩水不？你还跟那个死鬼玩水不？你这小娼妇，你还哭！”

巴掌又一记一记在成妹子身上打，走几步，打几下，好象就这样一路干回去的。她还说：“要是你爹在家啊，



哼，他定规制了你的命！”不但如此，她还走几步又转过脸恶狠狠的对着荷牙子做手势，獠牙暴露着，真容易令人联想到她们晚上歇凉时对他所说的那吃人的僵尸。他弟弟是哭丧着脸跟在她后面。

那时荷牙子简直痴呆了，她怎的骂他，怎的唬吓他，他全没注意，他只觉得自己有点对成妹子不住。当初没有阻止她，以致吃这样的苦，也觉得是她自己该倒楣。他想：她妈好好的叫她出来玩，怎么又恶狠狠的把她打回去？难道那婆娘当初只顾自己跟她二叔叔关着房门讲私房话，于今私房话讲完了，反而说成妹子出来坏了吗？早知如此，哼哼，我要是成妹子，他妈的，当初向那婆娘需索十个芝麻饼也不算多。……他这样悲愤的胡思乱想，同时也还有两个大恐慌，攒进他心里，一是怕那婆娘真正回去告，二是那不够朋友的牛子不知到那儿去了。

他不敢走回去，尽咨嗟叹息的留在毛家坝。看看坝里的水，静静的又澄清了，鱼儿们也在水面吐气了；看看两岸的沙子白茫茫的起伏的，而且枯燥的；看看天边，日光全没了，云彩一列一列嵌在青天上，鱼鳞般闪耀着，而远处的树林却现出阴森而沉郁的样子；看看自己的家，家在山那边，并不远：望望自己的脚下，禾田在眼底下旋转，鸣虫到处向他嘲笑，沙洞里的鲫鱼冷静的翻着白肚皮，怪可怜的，可是谁料到它们的暴君于今恶贯满盈了，流亡在荒岛，自生自灭，没人过问吗！真是，他那时孤单彷徨的，



在坝边很害怕，同时还起了点身世之感呢！

天快黑了，远远的，他看见他父亲东张西望的来了，口里叫骂个不绝。本来他一个人很害怕，但一有人来，他就胆大了，于是他赶快躲起来，心里愤愤的想：他还在骂，难道他就不怕我淹死了吗？如果我淹死了，只剩一个儿子我看他怎么办，到那时，我看他的牛子请谁看？哼，这样黑心的人，我定规要死一回给他看看，我要看他在我死了之后又怎样，说不定他会跟成妹子的妈办交涉，是她吓得我不敢回去才有这种悲惨结果的，她骂过我“不要脸”“野种”，我犯了什么罪，要她那样恶骂啊。……还想这样暗哄下去，把气出尽，可是他父亲越走越近，他便伏在田垄下不动。

“荷牙子——荷牙子你这婊子崽，死到什么地方去了啊？——哼，这畜生那么小就什么都干得来，妈的，一回来我是没有面子给他的！”他父亲尽管东张西望的喊，骂，他尽伏在田垄下细细的想：还只跟成妹子玩玩水就这样苛刻，假使你发现牛子没有了，还不知道会把我怎样宰了呢？……但在他随即又听见他父亲低语道：“怎样牛子回来了，他自己又不见了呢？难道——我想不会的，总是躲到上屋宝牙子家里去了喽！”听了这话，他在又喜又恼，喜的是那牛子究竟还够朋友，没和他为难，自己回去了，也奈何他不得，恼的是他父亲竟不以为他是死了，他还没有到上屋宝牙子家去探听，怎么就这样大胆的说了呢？



他本想假装死在外头的，但他父亲一去，他就怕，他悄悄的远远的跟着他父亲走回去。那时天已黑了，他就溜进屋后的菜园里躲着。他看见屋里的灯光，又听见厨房里的洗碗声，这一来，他装死的心思没有了，他只觉着肚子饿，同时他茫然的感到一切太空虚了。他想：我为什么定要有人陪到毛家坝以致弄到这样呢？我为什么不进屋吃两碗饭，却躲在后园呢？我为什么都一点打骂不能忍受呢？象成妹子，她该吃得饱饱的，她该睡得安安稳稳的，她虽挨了打，于今总算苦尽甘来了啊！而我头顶的是苍天，脚踏的是草地，包裹着全身的是黑夜的冷气，两手空空的垂着，不知要搁在那里才好，我什么都没有！我为什么不把沙洞里的鲫鱼带回呢，我真是个傻蛋啊！……

疲劳之后的人们晚上睡得早，庭园寂静的，月亮上来了，照得他几无藏身之所。他两次三番想走进厨房偷点冷饭吃，但后门锁了，他不能不往前门走，可是他向前门张望时，总看见他妈倚在门栏上两手撑着头叹气，有时东走走西望望，于是他又退回后园了。等了半个钟头再向前门一张望，他母亲还是在那里，走进走出，全没有想睡的样子，于是他又退回去伏着不动。他看出她的神情好象比她失掉老鸡婆的时候还忧愁似的，这倒使他心里还高兴！

在后园正等得要瞌睡时，一个影子把他惊醒了，幸而他这小人儿还没有使那影子注意。他看见那影子走到他二嫂的窗底下，轻轻敲了两下，随即又听见里面咳了一声，



于是那影子爬进窗子了。他看得很入神！他想：那是鬼？是贼？如果是鬼，我二嫂该吓得叫起来的啊！如果是贼，但我二嫂醒了，他敢偷她什么呢？我眼睛看花了？……他想喊，也想不管三七念一借着这机会把自己仍然活活的介绍给他爹妈，但他不知他爹妈究竟要把他怎样，他始终不敢喊。

过了许久，他又向前门张了一下，好，他妈不在那里啦，他心里一喜，就轻轻的向前走。不料正离大门极近时，他妈忽然又推门出来了。她一眼看见他，想奔上前把他捉住，又怕惊骇他，就没有这样办，也没有高声叫，只用手招他，但他还是逃，逃到原处就不动了，好象不这样做作一下，那才丢丑似的。

他妈慢慢的走近，他装做没看见，让她窜上前，把他抱住，他在母亲怀里挣了两下，就开始哭。实在，不这样，这漫漫长夜他将怎样了局呢？他这样的被捕获究竟还是令人感谢的事啊！他妈见他哭，她自己抽噎着，大颗的泪珠滚到他脸上：“唉，可怜的牙子，你害得你娘好急啊！——你爹也真是，这样小的年纪就逼着你抛尸露骨的去看不瘟牛！——”她抓住了他，简直没骂他一句就把他带着走。在厨房里，她点了灯，舀水给他洗了脚，又端出温在热水里的饭菜给他吃，并且在火里煨熟两只条子鱼，随即进房去了。等他吃好饭，她又走出来，把他带进房，叫他仍旧睡阿爹的床，但是他不肯。她说：“只要你下次不



带成妹子玩水就没事，男孩子怎好同女孩子在水里玩呢？”母亲是好的，他也不同她辩论，好，有了担保，就放胆爬进阿爹床，偷偷的看阿爹一眼，阿爹的眉头皱着，胡子翘着，可没有睁开眼。他贴在里边的床板上度过这一夜，那时，他怕他可就比怕牛子厉害得多啦！

第二天，绝早，趁阿爹还没醒，荷牙子就起床了，一个人溜到后园去玩。在那里，远远的他瞧见隔壁细毛的背影。

早餐时，他和往常一样吃着，而且故意装出极大方的样子，看人们能够把他昨天的过失忘记不，因为假使他们一言归正传起来，人多口杂，实在是很难对付的。不料这事竟正大得非常，谁都牢记在心里，个个对他丢着鄙薄的眼色，露出嘲笑的面孔。成妹子的妈在他家门口经过时，还故意推开门，眼睛凶横的向他膘了一下，好象说：“这不要脸的也死回家了！”这婆娘荷牙子是恨透她的，但他还能勉强原谅她，她可以说他带她的女儿玩过水，至于他二嫂，那又何必挖苦人，专寻别人的缝眼呢？她说：

“荷牙呀，昨天你怎么会想起把成妹子拖去玩水呢？”

“你去问她，看是不是我拖她去的！”荷牙子也不示弱。

“我不信，你不拖她，她怎么肯下水哟！”

“你不信就不信，这不关你事。”

“哈哈，好，你总算也见过世面啊，哈哈，看你不出噢……”